

李文貞公全集



乾隆元年李
清植刊嘉慶
六年補刊

榕村文集序



文與道無二也孔子畏於匡以斯文
自任斯文也即斯道也子貢謂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豈文與道二耶既曰
言何不可聞之有蓋子貢親受無言

序

一

之訓聖不言而無行不與天不言而
時行物生其不言者皆其言性與天
道者也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
道不可得聞所得聞者文章而已文
章即道之發見焉耳後世雕章繪句
之文始與道二又其甚者或至破道

則不得復謂之文矣。座主安溪公榕村先生早歲志道沈潛，卷籍而自得於心，箋疏六經，各自成書。學者翕然師宗之，莫不曰安溪先生。今之程朱也，顧道足於中，氣盛而化，神情深而文明，偶為詩古文，嗣亦遂蔚然奇秀。

序

二

盡然深醇，負乎其莫可及。先生之文固先生之道也。康熙十九年，先生奉勅進所作文字，曰進讀書筆錄及論學之文，自為之序，推尊

聖祖皇帝，繼五百年聖人之統，蓋隱然以伊萊望散自居，故為文必衷於道而

非末也雕章繪白之文所可及其又
可以文字目之哉今先生捐館閣二
十年於茲論道解經之作流布海內
惟詩古文未有別集嗣孫侍讀清植
始彙而刻之屬紱拔其卷帙循諷率
業喟然而嘆道德之腴充乎其中經

序

三

史之華發乎其外於孟韓為具體而
芻及於歐曾讀之者可目以想見先
生之文章即可以想見先生之言性
與天道斯文其不在茲矣乎近世學
者道不足而強言之無惑乎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即夫子之

榕村全集卷之一

觀瀾錄

學

學者畜也。畜者聚也。君子學以聚之。故懿文德者威儀節文之修。小學之事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窮理盡性之要。大學之事也。傳說曰。人求多聞。學于古訓。乃有獲。孫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古之言學者。如是何近世之異也。豈非釋老之餘酷乎。

榕村全集

卷之一

一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志於道。傳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志之於學。如江河之有源也。如百果草木之有根也。習乎坎。盈乎科。故乎四海。其爲行也。艱矣。然行潦則無至也。播於春。漑於夏。刈於秋。其爲力也。勤矣。然萑稗則無施也。是故志之立。然後顧日月逾邁。而心憂也。志之篤。然後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志之正。然後中庸以爲依。而道德以爲歸也。由前二者振於俗者有矣。由後一者其鮮乎。先覺萎前修遠有志者。亦留賢然。榮華

其業而小成其身乎故志必於學志必於道志必辨而辨志莫先於離經經道明則俊民興矣。

二程古之學者也。自十五六而銳然學聖人。故爲吾道中興之宗也。象山之學與建陽稱同異。然其喻義責志之章。朱子左次焉。遊其門者。且異而晡不同。是亦百世之師矣。

雷者造化之神之首乎。其動也奮。莫之敢遏也。其動也惕。莫之敢干也。古之學者象其奮。故有不可禦之志。象其惕。故有不可容之私。助雷者風也。入之。

榕村全集

卷之一

二

以索其陰之伏也。學之察也。散之以釋其陰之滯也。學之克也。是故雷厲風行。其益无方。益動而巽。日進无疆也。

敬之畏人也。小雅之詩善言之。集木之不足而如臨于谷。臨谷之不足而如履于冰。敬之畏天也。大雅之詩善言之。天之明則及爾出王。天之旦則及爾游衍。是故敬慎威儀者。柔嘉者也。執事有恪者。溫恭者也。嚴威儼肅者。自他人視之。而我非容意焉。今之言敬者。失是而至以聲色厲人。不幾於色莊。

者乎。

大學之言窮理也。格物而已。其言格物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而已。如是而博文精義之功。不已簡乎。曰究萬物之所以分殊而理一。然後知本末之歸。察萬事之所以異貫而同條。然後識始終之要。古之博文精義者。期於得其本而已。後世之役耳目。勞心思。幾過於古人。然於返己則疏於辨物則舛。制理則參而不一。陳事則亂而無緒。道之不明不行者。其以是夫。

榕村全集

卷之一

三

以知本爲格物。象山之說也。與程朱之說相助。則大學之教明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學記曰。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子夏言博學矣。必篤志切問而近思也。孟子言博學詳說矣。將以反說約也。夫如是。則於聖門之學何疑。而有若近者之紛紛乎。

說命曰。人求多聞。知其要矣。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知之於行。猶華實也。不華則無實。華而不實。則徒華也。是故草木之成也。曰實。又曰果。皆誠然如

是之稱也。誠意繼致知以爲實其心之所發者是也。內有所牽，外有所奪，飲食起居足以易其志，得喪利害足以搖其心，故曰行之艱。雖然，水火之必不可赴，美醜之必不可嗜，疾病藥石之必不可辭，服農風雨之必不可避，惟其知而信之也。深知篤信，其於行也不遠矣。故曰王忱不艱。

敬爲知行之要者，心常存也。先儒言靜不在敬之外，外敬言靜者，其放於寂乎？今夫手之爲物也，常動而不離其處，故思不出位者，象之知止而后有定。榕村全集 卷之一 四

定而后能靜，是靜之本也。然則王一無適，靜在其中矣。

或問聖人生知安行，曰：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凡人之智能也，聖人則無所惕而思，無所虞而戒，無所震而不康，無所強而不怠。故曰：生知安行，今人之於聖人也，高求之而不得，其說兢兢業業之志荒矣。

問爲己爲人，曰：爲己者，欲其自得，而非私於己也；不爲人者，恥聲聞之過情，而非吝於人也。語人不倦。

豈自私其有乎。與人爲善。豈獨善其身乎。

經

或問窮經之要。曰。近思學而不思。則不能通微。而不精。思而不近。則不能反身而不切。彌精則彌切。彌切則彌精也。自謂精而不切。如浚水九仞而未得其源也。自謂切而不精。如理絲見端而未窮其緒也。

問先儒之說。曰。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是故古之言智者。曰擇。惟能擇其庶幾乎。

榕村全集

卷之一

五

談易者何其多乎。曰。信其是者之爲難。邵氏之先天朱子之卜筮。是矣。而詰難者未已。又安得而與定是非之歸乎。

易也者。達乎天德而周於民用。春秋也者。窮乎人事而臨以天則。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顯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

問詩。朱呂之說。曰。雅鄭之辨。正矣。雖然。謂詩之無邪者。未可盡非也。聖人之以一言蔽者。概言詩之正者多而已矣。列國之詩。俗化而聲變。鄭衛之蕩也。

齊秦之夸也。聖人間存焉。以爲泯其失。無以彰其得也。不極乎民心之流。不足以顯民彝之真也。鄭政之昏也。如風雨之晦。秦法之厲也。如霜露之零。於是嗜嗜者不輟其音。蒼蒼者不改其色。故以爲禮義之在人心也。若王化之行。而又何徵乎。

朱子易詩卜筮雅鄭之說。吾所篤信也。程謂隨時以從道。呂謂作詩之無邪。吾則兼取焉。以爲與朱子之說相備而不相悖也。蓋執其兩端。則中者出矣。窮理之要也。

榕村全集

卷之一

六

再問鄭衛之詩。曰。豈獨鄭衛爾。二南之篇。亦以邪正而相形也。江漢之女。有求之者矣。懷春之女。有誘之者矣。行露之女。有速之獄訟者矣。然則文王之化焉存。曰。以二南盡爲文王詩者。吾意經師之沿說與。采風者盛世之事。何文王之詩直接乎東京。而西周之盛泯泯也。二南其西周之風乎。而自文王始。

序詩者。判東西。別列王。吾讀大小雅。其爲東遷之後多矣。吾讀列國風。其爲西周之盛有矣。雖序詩者。

判之而難盡掩也。以爲先西而後東，先正而後變，則其說猶可循焉。

易不蔽於卜筮而蔽於占候，春秋不蔽於書法而蔽於義例，非謂卜筮之非占而書法之無義也。以爲後之流於拘而例之失於鑿也。自漢以來病之問其說曰：易者變動不居，其可以星日氣候推乎？春秋者因物付物，其可以文法律例求乎？

聖人之作經也有體，以易爲談性命之書，以春秋爲行王者之事，似矣而未明其體，體之失矣。義能無

榕村全集

卷之一

七

乖乎？然則何言順性命之理，天子之事也。曰：性命之理，天子之事存乎其中也。所惡於鑿者，謂其卦爻欲以性命之奧示人，夫子欲以南面之分自居焉耳。

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謂欲借二四十年君臣之行事以寓義理，則是非善惡深切而著明，後之說者以爲聖人行事之實也。夫褒貶亦空言也，而何行事之實之有。

問書古今文曰：不可疑也。秦燬餘烈，殘缺湮滅，經師

荒耄女子傳說科斗隸書聲形錯別簡訛文誤以有聳佶安國雖注其書不傳劉氏好古博士紛然河閒禮篇世莫觀之古文廢寢抑又何疑流及江左期於從順竄易加增蓋不可問因緣微猜毀道蔑聖臆決哆張此學者之大病也

疑周官者何如曰病猶之古文也易六典春秋者文王周公孔子之親筆欲廢春秋六典者前有介甫復有幼清

修身齊家平治之本冢宰之司修齊之事也人而不

榕村全集

卷之一

八

爲周南召南其正牆面而立者與是故爲締爲絡儉德之先也采蘋采芣敬事之表也道造端夫婦而始于居處服食之間冢宰之職其義不亦深乎末學疑端以是爲首是烏知禮意哉

天地設位四時行乎其間朝廷宮寢王事也冢宰掌之故曰天官經野敷教民事也司徒掌之故曰地官餘官者皆奉冢宰之班而分司徒之職司空分養而主土者乎宗伯分教而主祀者乎馬官爲生政刑而弼養教者乎故司空之職虞夏最先養

先於教也。周人後之。非後也。以終為始。建子之義也。

禮者。紀人倫者也。有冠昏而夫婦之別嚴。有喪祭而父子之恩篤。有鄉射而長幼之序明。有朝聘而君臣之義肅。

六經樂無文。何也。曰。經具於春官之屬。記具於戴氏之編。二者皆傳於竇公。竇公者。與子夏同時。同事魏文侯。而申禮樂之事。其傳止於此。則以其官器神明大畧備也。若聲氣微妙。則不可寫。故曰樂崩。

榕村全集

卷之一

九

不可以文周之易。為伏羲之易。不可以孔子之易。為文周之易。朱子之說也。信乎。曰。朱子有為言之也。為夫拘文而忘象。鑿理而棄占者。爾象涵于虛。辭指于實。占其本教。理其源出。混之則不知賡續。緝熙之功也。離之則不知道法揆合之神也。故其贊曰。恭惟三古。四聖一心。

元亨利貞。贊之以太和。變化進退。剛柔仁義。準之以時中。吉凶悔吝。要之以无咎。

易之取象。顯而近。簡而切。鑿之者非也。畧之者非也。

乾不為馬而為龍。取其潛於陰。坤不為牛而為馬。取其順於陽。離不為雉而為牛。明以順為本。艮不為手而為背。動以靜為宗。輔嗣之論似矣。而未究其說也。

問圖書之數。曰。圖加減書乘除。加減者一奇一耦。陰陽行矣。乘除者一參一兩。方圓立矣。夫是以河圖中宮。陰陽之會也。太極之舍也。洛書中位。天地之心也。皇極之主也。由是以起畫疇之義。深乎至哉。道以中為至。故極者至也。中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榕村全集

卷之一

四爻。其太極之兼體陰陽者乎。九疇五十五目。其皇極之統理天地者乎。

讀書者。貴乎得堯舜禹湯文武臯夔伊傅周召之用。心得其心者。聖人之徒也。管晏以降。恥功名不顯於天下。爾。畏帝命。代天工。撻市內溝之心。奚有哉。經書春王正月。諸儒之說馬。決曰。兼取焉。盡之。謂志夏時者。義優。謂尊周正者。事順。改時之說。雖寡。徵也。然月改則春移。蓋亦一代之制。與此於謂。非春而孔子春之者。得其實也。故曰。事順。雖然。正既王。

正也。春亦王春也。正則系之王。明乎正。王所得而改也。春則不系之王。明乎春。王所不得而改也。春天道也。夏正得天。孔子之志也。故曰義優。明斯義者。全經之善舉矣。以周治列國。以王法治天下。故曰春秋爲尊王作也。以天道治王道。以百王之禮治周禮。故曰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

春秋義明則從實。如弑君者之絕其屬也。義旣明矣。則公子之也。子之。五等之討也。從周室之班。義旣明矣。於其葬也。則公之。夫非先謹而後縱也。不明榕村全集 卷之一 十一

其義於先是逆僭終無懲也。不存其實於後。是逆僭之跡不著。故前爲斷而後爲按也。惟荆楚於諸侯爲變例。爲其實不可存也。故其初也抑而號之。其後也仍而子之。

弑君有舉國舉人者。非罪累上也。得實則誅其身。不得實則存其法。何以不得其實也。曰。赴告之有所解。傳聞之未有微也。夫弊獄者。情實得則法加焉。或委罪以逃刑。或知賊而猶疑。徇欺則法枉。斷臆則體虧。於是具案存爰。若兩辭之未備者。則人懼

而法已伸韓子之言善矣夫

名陵之美吾未之敢信也書法內及外大夫盟則諱
公堂堂伯師執言漢湄荆蠻蠢焉傲我以辭其君
安居使臣泄卦故爲列國公侯諱不著盟楚之爲
誰也是以論事焉則民受賜語道焉則功烈卑

春秋有闕焉有削焉沃武荆文赴告斷絕闕也非削
也重耳勤王以求諸侯魯人與焉難謂不告其事
大於葵邱首止難謂從畧然而其功不書夫子削
之也惡其名王執侯隧請原伐區區之勲不足以
裕村全集卷之一

十一

蔽其心迹之謫也

左氏晚出故其摭事也備孔子因而修者不可見矣

宋學

以左氏爲魯史然者据此以論筆削

之意宜乎失者多矣

二南文王作新民之化也西周之詩附焉豳風周公

述舊邦之俗也東征之詩附焉東征戎事何以附

於豳風也曰儆戒之意同也誦創業所自基哀造

室之艱難皆周公所以爲孺子惓惓也故在書曰

茲予其明農哉蓋其陳七月之志我則鳴鳶不聞

敘其作鴟鴞之憂不得其說而為之辭。故謂鳳鳥不至則不敢收其身。及洛龜既兆而將遜于野也。抑鄙衛殷之故畿也。繼二南之後存理亂之鑒也。雖然殷鑒不遠而幽厲由之。周之所以東也。故王風次之。鄭畿內之邦也。齊晉秦代興而王迹熄矣。陳鄆曹之區區是以無譏焉。幽風者本其始序其變。使人知周公之德而周之所以王也。蓋亂極則君子思初而維始。

古人服王事則思父母。樂朋友則懷兄弟。無公義非

榕村全集

卷之一

十三

忠臣也。無私恩非孝子也。非朋友德業無資。非兄

弟惇叙無本。鹿鳴之詩。恩明意美。是以四牡皇華

承之。靡監靡及。以為憂。而將父將母。以為歎。男子

之生也。桑蓬以祝之。學而三肄以官之。然而昊天

之德不可酬也。終身之慕不可休也。厥惟艱哉。古

之為忠孝者。乎常棣思兄弟也。而中及朋友。伐木

求友生也。而終以兄弟。非輕朋友也。以為急難禦

侮。非朋友之職。相覺相呼。出卑幽而上高明者。朋

友之職也。非暱兄弟也。謂不以羣居之樂。而移天

性之權也。此義不明，故有急功名之見而背其親，有老匹夫之節而遺其君，有赴難死黨而不顧義，有結客傾財而薄同氣，嗚呼！衰亂之事也。先王之教不明而至茲乎。

一飲一食，兄弟共之，孺子之樂也。無妻孥離異之間，故於兄弟耽耽焉，必也儻籩豆而飲酒，常樂如孺也。合妻子而同調，終老以耽也。則兄弟之愛不衰矣。是故宜爾室家者，在乎樂爾妻孥也。下章曰：兄弟無遠，亦此意也。舜釐降之後，而親愛者不解帝。榕村全集 卷之一 十四

性

或言知性非要，曰：是中庸大學之眩學者也。或言性不可狀，曰：是以仁義喻民者空也。去其眩之見，則明者至矣。去其空之疑，則實者得矣。

成湯曰：降謂天之性，民性也。武王曰：陟謂民之性，天性也。故臯陶曰：達于上下。

孔孟言性不同，信與曰：惟其相近，是以善也。惟其善

是以相近也。堯舜與人同相近故也。可不謂善乎。
又皆可以為堯舜相近故也。可不謂善乎。

曰性。又曰中。何也。曰陰陽剛柔仁義之理備焉。之謂中。物非無性也。乾道變化。二五參差。陶冶而成之。必有偏焉。偏正者。人物之分也。曰性。人物所同也。故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曰中。人所獨也。故曰降一。中于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

凡精而粹者。居中。中則全。精則明。粹則美。凡粗而駁者。居偏。偏則不備。粗則不通。駁則成惡。自成湯至

榕村全集

卷之一

十五

一 孔孟言性者。皆謂人性也。雖然。聖人必使鳥獸草木。咸若者。以其性無不在焉。爾是。故子思子推言之。言勿飛魚躍。其命自流也。血氣尊親。其情相求也。至於程朱。義則盡矣。先聖後賢。其揆一也。

物有靈而善者。偏之中也。人有濁而惡者。中之偏也。雖然。賦人之身。其性則完。覆者可撤。逸者可還。辟彼五穀之有種。雖枯槁敗腐。潤之以風雨。則復蕃。故孟子以足目耳口。責心之同。然謂大居人之類。

備人之官。食味別聲。被色。必超然異於羣生。而心

之德獨賢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然而上智下愚不移者皆其志不自移焉爾聖固念焉則狂矣狂克念焉則聖矣然而聖狂不自移也非不可移也

既有上智下愚則是才不齊矣然而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者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然後爲能盡其才愚必明柔必強則才何罪焉一及其同歸一也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是故賦榕村全集卷之一

六

一受之根深而糅錯之緣淺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功大孟氏非不言才也不與才以權所以本性而尊天也

孫子揚子之言性也不精董子韓子之言性也不詳雖然孝經言天地之性而董子述之孟子以仁義禮智言性而韓子述之其大指不失矣

繼之者善周子以爲天地生物之心萬物資始者是也成之者性周子以爲陰陽變化之運各正性命者是也孔子不言天命氣質而兩言者盡之矣孟

子韓子所謂仁義禮智天命之謂也。曰才曰品氣質之謂也。問孟韓之異。曰孟以性掩品。韓以品掩性。

問易言天地之心之情。而不言性。曰德卽性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心也者。其生機也。情也者。其生意也。性之德。則其生理也。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統之者元也。元也者。一生生之善而已矣。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記曰。人者天地之德。是故天地之性之德。返之於身而可知也。

榕村全集

卷之一

十七

釋喻性以鑑。程喻性以種。孰似。曰鑑虛而種實也。虛故萬象應現。而本無實。故一真性具而立有。木金皆太極之分也。則無彼此之非是乎。曰木神爲魂。而主施爲。故謂根本。枝葉皆一貫也。金神爲魄。而主鑑照。故謂虛空色相。皆夢景也。有陽而後有陰。有形而後有景。有爲而後有夢。有三極之道。而後有鬼神。故曰語道者。必於其序也。

儒以生言性。得性之仁。釋以覺言性。得性之智。故曰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雖然。以仁爲

主則智者藏仁之用者也。發仁之機者也不以仁爲主。故崇虛而卑有。雖至于發無緣之大慈普濟兼度而非其本心之所汲汲也。

諸儒

知性者儒。孟子之後董韓其幾矣。周程張朱所爲繼絕學者以此。

程朱以理言性。懼夫混於氣質以言性者也。別而言之。理散于事物。性統乎人心。知之者以爲萬物皆備於我。則性與理一也。不知者求理於外。其於性

榕村全集

卷之一

六

也。日遠矣。而猶曰程朱之說云爾。攻之者又不深考。因曰程朱固嘗云爾。以率天下求理於外也。

議朱子之言理氣者。有整菴羅氏。有虛齋蔡氏。蓋曰天下一氣而已。而其行而不偏。散而有條者。理也。烏有所謂理先氣後者乎。讀朱子之書。而其說性合於王伯安者。有守溪王氏。蓋曰性者心之精神之謂。如鏡之明之能照物而已矣。由羅蔡之說是。氣莫爲之主者也。其弊也。以氣爲理。由王之說是。

心莫爲之緼者也。其弊也。以心爲性。夫三子皆謹

守禮未之聞而與伯安異戶然茲說也不亦變以助之攻與

伯安其象山之傳與曰尋其源則云爾而伯安之失大雖然有伯安故知朱子斷斷於象山非過也術未有不傳而益誤者

周子圖象之終有氣化形化張子訂頑之指也二子者不相見其言不相師然相發者是一時之道同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也人知之形色天性而人不知也親於昵而忘於遠故周子立象以示曰

榕村全集

卷之一

九

是厥初生民者也曰是一氣嗣續者也其根於極一也雖然其說也引而未伸有訂頑然後天親合而仁孝一其於圖也不猶竟其說而終其義與圖說引易曰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訂頑存順沒寧猶斯志也夫

伯子性書敬義之學也敬故廓然而大公義則物來而順應叔子學論知行之學也明諸心知所往故知之明而信之篤力行以求至故行之果而守之固敬義者自誠明者也知行者自明誠者也二者

同歸非高下之等也。雖然擬其氣象。二程之造道。以德依歸見之矣。是故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伯子為忘怒觀理。叔子以為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物之生。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此朱子之說仁也。洙泗鄒嶧之道。一言蔽之矣。生物之心。愛為之端。程子謂愛不足以盡仁者。為夫煦煦為仁。而不識仁體者也。楊謝因之。或以公。或以覺。言公而不言愛。則近乎無緣之慈。言覺而不言愛。則近乎應現之照。其鄰釋也。非遠矣。

榕村全集

卷之一

三

延平學於豫章。豫章學於龜山。屏山白水籍溪。則章齋託孤。朱子稟學焉。然其終身誦說師承。列為七賢。而釋奠於精舍。延平一人而已。誦其詩。讀其書。則諸子高而延平卑也。故道以切近精實為至。

橫渠之言。神化言性命也。精矣。其以太和言道。發而中節者也。以太虛言性。人生而靜者也。言虛空即

氣性道合一者也。然其書也。思苦言艱。故程子以

爲未熟也。

邵子之傳絕學者。先天之圖窮物理者。內外篇之說。若夫元會運世始終之期。殆所謂存而不論者。與而邵子察察言之何哉。

胡氏之學五峰其優乎。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又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萬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後義可精。

榕村全集

卷之一

二十一

朱子之門守章句踐規矩。故其學於諸家爲無弊也。象山之學見之者慈湖。聞之者姚江。由其言六經不作可也。文武之道盡矣。雖後有賢聖而焉師乎。象山之疑無極也似矣。以爲無極真精皆出老氏而太極之上不當復有無極也。雖然無極之真不言太極。則二者一矣。真者誠也。聖人之本也。徒惡夫文之似。烏得夫理之實乎。

或疑周程授受以二程自繼孟氏疑之也。夫尋孔顏之樂。發風月之趣。指生意摘潛隱萌動之心。皆所

謂傳心之要也。一曰吾學有所受。一曰聞茂叔論道而慨然有求道之志。此其淵源明矣。孟子曰：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也。學孔子也。蓋其自繼孔子後之人，不以其聞會思而議孟氏也。

子雲仲淹與吳楚同僭，然其書有格言，後之君子取節焉，不可棄也。康節象山與洛閩分流，然其所造高明，後之君子慎師焉，不可譏也。

朱子之後，在宋魏之華，不如真之實也。在元吳之僻，不如許之醇也。在明則薛蔡守師傳，而陳王立異。榕村全集 卷之一 二十二

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若猶慙于真許焉。

退之原道，大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指也。子曰：梁書序中庸，誠明合性道一之指也。皆文之醇者也。新唐書贊李霽窮詭偽之根也。其源出於范史贊西域究宗由之實也。二子蓋以爲好事者掠聃周變換而增崇之。卓哉蔚宗之見不及此。其武子之傳乎。

孟子之時，釋氏未有也。而告子似之。其學以明定其心爲至。故曰：語言文字非心也。以講解爲明心者。

外也精神血氣非心也以持守爲定心者末也如是則心何有哉寂然不動而已寂然不動故外義外義故無事而忘爲不動之宗外義以事心故正而助之而不動之速外言外氣皆外義也知言養氣則曰義與氣合言之於氣尤其精者也是故此之苗也長而生彼之苗也長而槁生者利而槁者害也孟子可謂窮佛根原矣

治

一霸者湯武桓文之稱也如云孔老儒釋云爾純王

村全集卷之一

三

之道者猶言粹然孔子之道溫公疑孟之辯末矣豈則利天下而不言坤則成王事而不居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所謂純粹精者此也王道之至也驪虞之迹其言矣震矜之色其居矣與天地不相似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侯守得失馬班曹柳之說莽然何也曰主侯者欲其枝葉相持以蕃輔王室及其敝也不貢不朝相兼相一暴其民甚者可以累世抗于大邦而誰因誰極此侯之衰也主守者爲其統于一而易于制

及其敝也。所居如館傳焉。所馭如路人焉。王室衰而瓦解。此守之末也。雖然。公天下以爲心。而達君臣之義于天下。各子其民。而各守其法。則必以封建爲正。以朱子之論爲中。諸子之言利害之計也。朱子之論理義之公也。

封建不可復。推置勳賢而久任牧守。可也。井田不可復。大亂之後。則均之。承平之餘。則限之。可也。兵農不可復。阨塞要害。則設專兵。域內邦中。則用民伍。可也。鄉賓里舉。不可復。精擇才行。勿以文辭之科。先之。可也。夫非先王之道。莫之禦而不爲也。因今以權復古以漸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吳無恒產。故亂則土荒。而治則人散。此非立法之所能濟也。必也牧守長子孫。而責以勞來之事。下有定主。上有定民。則渙者聚矣。詩云。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地近則知周。地遠則力易誠。加則慮生。責專則權利。此古者封建井牧所以相爲表裏者也。後世不能行。則宜師其意而已矣。

三代以兵爲凶事故蓄而不輕於用用而不究其害
夫如是萬兵于農可也漢唐之調發無時其征戍
也經年其行役也萬里生出死歸詩人傷之是故
兵農之分也勢也此其由來亦與封建相終始故
曰酷哉亡秦之餘弊也

鄉遂州黨之長居則爲之師行則爲之將漢之守令
遺意未泯也後世治教分矣文武離矣會計獄訟
之苛急則不復思教化之端期會簿書之煩委則
不復講兵戎之備凡所謂師儒將帥云者又卑冗
不足以爲興而暴戾徒足以爲梗也是故職分則
愈情事離則愈墮相扶倚者立不堅相牽曳者行
不前猶曰所以殺其權而防其亂也故宋世有民
者無兵有兵者無錢然而一夫爲暴則諸權奪矣
猶授盜以篋曰吾固其筦緘也

長洲顧寧人極博者也謂卑員多者治之基大官衆
者亂之始誠哉是言也員卑則民親民親故能周
知真職小職小故故事易集大官少則權一權一誤

有所爲其責專責專故無所諉權二責分大官爲

虛位矣。卑員不能異於萌隸。羣力屈而衆事荒矣。古列邦之命于天子者。卿而已。漢之太守。自辟其屬。後世則末員冗職。皆命于朝也。故大公之道流行。則渙而有邛。使人各盡其誠。而致其察也。若不得人而防其私。則法雖密而愈弊。

古者安於邦域。人鮮輕齎遠遊之事。故務穀米麻絲。而民自足。今也。仕宦商旅。萬里紛然。金幣之重。亦勢也。居官者不能率之務本。而過其分。方且與之攘奪。而崇其競。是胥上下而市也。非一朝一夕之

榕村全集

卷之一

三六

故矣。

今科舉法可久乎。曰。漢唐宋試士之法。明收而兼用之。其初務於是也。專經義。守師說。比之詩賦。可謂近之矣。其敝也。不獨浮華而飛蓬也。不獨濃霧而氛埃也。於是而尋本實。覩清照。翮其反而安所得。英才而教育之哉。然則不可廢也。奈何。曰。恒其道者。使不厭。通其變者。使不倦。革而當者。存乎其人而已矣。奚必廢之哉。

民無以耕。山澤關市之利。與民共之可也。兵無以養。

追胥守望之事使民兼之可也

復肉刑者陳羣之論本出班固爲以施于穿窬淫放
之奸則惡源絕而生命全不易之道也

榕村全集

卷之一

三

考致復聖時論而全命在不易之道也

對肉刑者陳羣之論本出班固爲以施于穿窬淫放

之奸則惡源絕而生命全不易之道也

榕村全集卷之二

經書筆記

後天卦本應以震坎艮乾居東北巽離兌坤居西南
爲序然乾位東方始矣而未探其大始之妙坤居
西方成矣而未顯其作成之勞西北則雷未動也
西南則澤未充也故文王起義以錯綜之震與乾
一易兌與坤易然後乾居終以爲始是之謂大始坤
居中以代終是之謂作成天之生物其用在雷地
之成物其用在澤故又代乾坤以始終也

榕村全集

卷之二

一

易準擬天地故理窮與天地相似故性盡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通知晝夜之道故命至知幽明之故盡
乎隱顯高深矣窮理之窮理也知死生之說則能
全受而全歸窮理之盡性也知鬼神之情狀則郊
焉而假廟焉而至窮理之至命也知周於萬物而
不過盡性之窮理也仁應乎萬事而不流盡性之
盡性也樂天安土高明與游而博厚與居盡性之
至命也範圍天地其理在我也至命之窮理也曲
成萬物其性無間也至命之盡性也通知晝夜之

道其命不二也。至命之至命也。窮理者精義入神，以致用盡性者，利用安身以崇德，逮乎至命，則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故神无方，易无體，於至命言之，性爲之主，理者其流也。命者其源也。學者緣流以溯源，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神天德，化天道，天地之化育也。萬物之生成也。晝夜之藏顯也。皆化也。無體者也。化育一心也。生成一事也。晝夜一貫也。神也。無方者也。當其顯而生育神之機妙乎化，故謂之盛德。當其藏而化成化之，一用歸乎神，故謂之大業。非顯無以見其德之盛也。非藏無以見其業之大也。不能顯者其德薄矣。不能藏者其業淺矣。

榕村全集

卷之二

二

曆象日月星辰與步歲月日同法。日紀歲，月紀月，星紀日，辰紀辰也。雖然，民用之著者，耕穫之候，作息之期而已。是故羲和致日景，定中星，凡以求歲日也。至於置閏成歲，然後考月離，辨辰次，而有求月辰之法。陽用顯，陰用微，陰功不協，則陽道失齊，雨在畢，風在箕，人物應月候而胎產，潮水逐臨位之。

東西惟月爲地類而生陰政故闕焉則百土不養而庶績亦不熙也

日之遠近爲寒暑而月有助何也曰日近則殺其暑日遠則益其寒者月之爲也其去地近而與人親也是故大塊噫氣山川出雲是其所專職以上交于天者而二氣絀縕矣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日星者純陽者也水土者純陰者也兼陰兼陽以調二氣其惟月乎懸象著明則列曜于虛呼噏風雲則流精于下從榕村全集卷之二三

父以舒光歸母而生霸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也朱兜共命之惡不明則舜不舉矣四罪不誅則岳牧九官不可得而命此二典之敘也

周禮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此卿大夫之樂也雖天子猶然獨變笙入爲管爾虞書擊鳴球拊琴瑟以詠者升歌也下管者猶笙入也笙鏞以閒則閒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舞入在於合樂之時

問禹貢導山四條無青兗徐揚之山何也曰自雍梁而來播于中原者止此也今江浙閩廣之山皆來自嶺嶠之外禹跡未經故闕焉山東之山乃自遼塞絕海而來禹跡未經故亦闕焉二支中原之落護也不與四條同宗

古方伯之職治亂持危而文王克修之故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傳言率叛國以事殷者文王之志也曰大統未集由武王受命而追論之蓋史臣之辭爾

榕村全集

卷之二

四

立政之篇反復於庶言庶獄庶慎尚罔攸兼焉采而勸王以克詰戎兵親陟禹迹何也曰離經者失之也兵亦庶獄之事也言惟用有司之牧夫以詰爾戎兵而行天下此所以爲罔兼於庶獄也申之以克用常人而致意於蘇公者此

國風之首夫婦正焉小雅之首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備矣大雅頌之首推祖宗本天地此四詩之序也道造端夫婦而塞天地者達乎上下性情一也飲食之細也琴瑟鐘鼓以將之尊壘錡釜以豫之夫

樂之道也。然而燕嘉賓樂兄弟者，此而已矣。醉魄神，敬上帝者，此而已矣。是故能盡飲食男女之道，則尊親疎之權，通上下之志，廟焉而入鬼，享郊焉而天神至。

序之世次，既不可信，則但當味其辭，求其意，其權欣大交通，憫惻盡下者，必文武成康之詩也。上則傷讒邪而憂危亂，下則哀離散而敘疾苦者，必厲宣幽平之詩也。況其篇什前後，亦畧可考。夫子自謂雅頌各得其所，必無錯謬也。小雅之終，猶有朝會之榕村全集卷之二

五

事何也。曰：采菽其宣王之詩乎。然繼以角弓，則同姓者怨矣。又繼以菀柳，則異姓者畔矣。此亦可以論其世也。

大雅章什，世次最明。文王以下，皆周盛時詩也。民勞以下，則厲王詩。雲漢以下，則宣王詩。瞻卬以下，則幽王或東遷以後詩也。小雅則鹿鳴以下，爲盛時詩。六月以下，爲宣王以後詩。節南山正月以下，爲幽王及東遷以後詩。敘亦甚明。獨楚茨諸篇之敘田功，瞻彼洛矣諸篇之敘朝會，皆不類幽王以後

事。且有王在在鎬之文。則又非東遷可知。以爲傷今思古。援古剴今者。殆傳會之說也。愚意周自營洛之後。分爲二都。鹿鳴以下。西都之詩也。楚茨以下。東都之詩也。周公居洛。明農教民。故先儒以楚茨諸篇爲豳雅。別於周雅。殆猶豳風別於二南之意。而朝會東都。及東都卿大夫士之作。因以附之。亦猶居東諸篇之附於豳風也。楚茨以下。盛時詩也。青蠅以下。厲王詩也。采芣以下。宣王詩也。白華以下。幽王以後詩也。

榕村全集

卷之二

六

頌既雜陳。周列廟之詩。至於成康矣。而乃以成王所作之詩。系其後者。免喪朝廟之詩。非正祭也。閔子訪洛。朝廟之詩也。敬之亦盛。祭畢自警之詩。以類而附者也。

齊禮有豳雅豳頌之文。則必有其章什矣。故雅自楚茨以下。當爲豳雅。頌自載芣以下。當爲豳頌。勺桓賚般之附於豳頌。亦猶瞻彼洛矣諸篇之附於豳雅也。勺桓賚般。其東都文武廟之樂歌與。

詩亡之說。何如。曰。殆謂正風正雅亡也。周之盛也。天

子寧巡狩之典。陳詩觀風。於是慶讓行焉。諸侯於述職之禮。朝會雅歌。於是勸戒繼焉。夫是以正道行而功罪勸懲明也。及周之東。天子不巡狩。則太師無採也。故謂之風亡。其有風者。列國謳謠相爲傳播者耳。諸侯不述職。則朝會無聞也。故謂之雅亡。其有雅者。賢人君子思古念亂者耳。夫是以王道不行。功罪勸懲不明。諸侯僭。大夫叛。弑其父。臣弑其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是故春秋之褒貶。所以申王事之勸懲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春秋備四時。無事必存孟月。本天道正人事也。或問桓之四年七年秋冬不備。何也。曰。王侯助惡而天道無刑也。定之十四年冬不備。何也。曰。身之去魯而傷王道之不成也。昭十年冬有月無時。莊二十二年夏有月非孟。何也。取孟子之歲。如齊納幣之年也。冬者夫婦之別。卯者婚姻之月。天地別而後萬物生。男女別而後品類明。故在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周禮以夏之仲春會男女。則周夏孟也。故在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昭之取同姓爲無

別莊之喪婚爲失時。獲麟之歲不復備三時。何也。曰。春秋始於春。終於春也。五音皆謬。喉不爽焉。百行皆虧。孝不亡焉。四序大亂。元氣必行焉。文成麟至。其以撥亂反正。王道將興乎。石鴟之微也。猶曰。大瑞表時。示志也。

春秋之於周也尊之。而所以奉天也。嚴於魯也親之。而所以內治也。至於列邦也。正其班列。詳其交接。而責以禮義。於戎狄也。謹其憑陵。畧其荒忽。而通其赴告。

榕村全集

卷之二

八

魯與列邦異辭。內外也。周魯異辭。尊卑也。爲尊親者。諱。臣子之體也。以隱爲直。大公之義也。魯諱敗。不諱戰。敗之辱大於戰也。周諱戰。不諱敗。戰之辱大於敗也。敗有所不諱。旋而勝也。乾時之師是也。失有所不諱。旋而得也。取讎及闡是也。言其所可言者。情理之至也。

孔子錄霸者之功。而書法謹嚴。何也。曰。王室微而有。雖輔可不謂功乎。雖然。小畜之道。月望而凶。雖以。復周處之。不敢不懼也。桓文未能盡一匡之道。而。

有驕溢之心嚴之也者一時功罪之權也謹之也者萬世治亂之戒也

傳者於桓霸之初會盟摟伐稱人云者幸曰美其草次邈迤將卑師寡以爲桓志也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之大事也人之也者抑之也非進之也其後焉又非不得已而進之也錄而章之也義旣明則存其實蓋一經之通例也

民無二王故春秋僭王號則夷之吳初封伯爵也其亦從楚徐越而子之此也凡國見滅而君執則名辱之也凡國見滅而君奔則不名哀之也其或執而不名甚滅者之罪也晉於虞公楚於夔子是也其或奔而名則惡之也徐子章羽是也徐在西周首于大號者也

春秋無貶諸侯爵之事吳楚徐越自放於夷也四夷

雖大必曰子非孔子貶之也滕薛杞之爵時王貶之也或謂時王能貶諸侯春秋不作矣曰否周德

雖衰典物猶在故沃武公曰不如子之衣安且吉

兮邾小邾之爲子也王爵之也陵夷又三百年三

晉之侯尚諱命焉。況東遷之初哉。夫惟貶黜不能
施於強大。而弱小是厲。匪風下泉之思。有自來矣。
此所以爲東周之王與。

樂舞不傳久矣。惟武之六成。孔子著其目焉。總干山
立。北出之事也。俟天休命也。發揚蹈厲。滅商之事
也。會朝清明也。武亂皆坐。分左右之事也。偃武修
文也。夾振駟伐。回而南之事也。四征不庭也。分夾
而進。疆南國之事也。風返于周也。久立於綴。崇天
子之事也。垂拱而治也。其言之有先後何也。曰。子

榕村全集

卷之二

十

之問賈也。備戒已久。則所謂武王之事也。揚厲已
蚤。則所謂太公之志也。致右憲左。則所謂周召之
治也。賈之答。或然或否。是故因其疑立綴之。遲久
也。先明三答之然否。備六成以告之。然後推其所
以遲久者。知周之所以王也。致右憲左。招召公之
班。法周公之列也。賈疑其非武坐也者。蓋以四方
初定。未可以安居。注疏說者失之。

天地之性。久爲貴。又曰。久者天地之德。又曰。久者天
地之心。皆夫子之言也。天心至靈。天性至誠。天德

至精。惟人也。全受所付。非仲淹元氣元形元識。竟夫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之謂也。嗚呼。人可以喪天心。滅天性而悖天德乎。

或問國家不患貧寡之義。曰。均未必不寡也。然不均則有貧者矣。害甚於寡。故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安未必不貧也。然不安則傾覆將至。禍大於貧。故不患貧而患不安也。均則和。和則相通相濟。猶可以無寡。況貧乎。故至于和而安。則立於不傾之域。而寡貧雖有之。不足道。

榕村全集

卷之二

十一

問五美四惡之政。曰。小惠私恩。能無費乎。嚴法苛條。能無怨乎。斯二者。政也。而皆根於心。仁心之未篤。則責報于名。貪其費之端乎。敬事敬身之未至。則倚勢作威。驕猛其怨之始乎。是故。克其驕猛之心。虐也。暴也。賊也。雖欲無怨。不可得也。克其貪之心。出則吝利。內則吝名也。雖欲無費。不可得也。君子之政。美利天下而不知。鼓舞萬物而不倦。此無他。其心純。其道粹。謀利計功。幾微不以雜于中。故與驩虞力服者。豪髮不相肖似也。

氣未養。則能害於心。故持其志無暴其氣。本末交相養之道也。氣既養。則心卽氣。氣卽心。合德而動。而無復持暴之可言。

告子以無言性矣。而又曰生之謂性。曰食色性。以禘禘言仁義矣。而又曰仁內也。此其漸近之論。可與言之機也。惜乎不知仁義。則不知生性之何有。不知義。則亦不知仁內之何根。故其學徒。始則謂長虛也。後且謂敬僞也。敬心亡矣。愛能獨存乎。其言性之非性也。決也。君子所性。惻隱也。恭敬羞惡是

榕村全集

卷之二

十一

非也。合仁義而內之者也。以視告子所謂生者。人與犬牛。其生同。其體之備具。則不同。所謂食色者。食色同。嘗味別色。則不同。於是知心所同然者。超然與禽獸異也。夫性善者也。而或亡之者。心也。心亦善者也。而或害之者。體也。故心有人有道。而體有小有大。辨之不可不審也。己物相形。則爵有天人。而貴有良有賤。夫豈以是役吾體。而亂吾心哉。異學之於吾道。如水火之不相入也。如五穀羹稗之不同區也。雖然。其氣之盛。而俟之成。則非寡

蓄薄植之所能勝也。故欲學者以毅率爲期。以規矩爲志。

大壽不貳者。知天意。修身以俟者。順天心。莫非命也。則雖桎梏死亦命也。天討有罪。何以謂非正命。曰。命無不善。桎梏者。因有罪而加焉。而非天意也。故曰。非正命。若盡其道而死者。則吉凶禍福。皆有天意存焉。雖申生伯奇。不得謂非正命也。

巖牆猶謹之。況桎梏乎。巖牆者。災也。桎梏者。罰也。天罰必畏。天災亦必避也。子之於父母也。不敢違其。榕村全集 卷之二 三

心。而亦不敢忤其色者。此也。

西銘合孝經。孟子以成文。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先於孝。爲其能推父母。以及天地。盡其性。而至。于命也。是故事父孝。則事天明矣。事母孝。則事地。察矣。敬愛其親。則不敢惡慢於人矣。體性之所自。胞與之所同。其本如是也。窮神知化。則知天矣。無。忝匪懈。所以事天也。服勞以歸全。勇從而俟命。寵。爲下則大患貴矣。生聞道則死寧安矣。所以立命。

也。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凝聚成質者謂之形。氣之著見流精者謂之象。其節度分限謂之數。其靈機妙用謂之神。而其自然而然不可易者則謂之理。象形也。氣數也。神理也。一物而已矣。象形可觀而察。氣數可推而知。神理可窮而至。

形氣神理一物而四名焉。以形視氣則形粗而氣精。以氣視神則氣粗而神精。以神視理雖無精粗之可言。然理其至矣。是何也。形有死生而氣不可以

榕村全集

卷之二

十四

死生言也。氣有動靜而神不可以動靜言也。神有靈機妙用而理不可以靈機妙用言也。

形氣則身也。神則心也。理則性也。人之身則天地之形。氣。人之心則天地之神。人之性則天地之理。故養氣踐形身之固有也。窮神知化心之能事也。窮理至命性之極功也。

氣之精英謂之神。神之聚會謂之心。心之發用謂之情。情之營度謂之意。意之趨向謂之志。情意志皆心之動也。性則涵於靜著於動而所受於天之理。

也。凡情之中節，意之誠，志之正者，皆性也。其或不然，則氣拘物蔽而遷焉者也。

天地之氣，有光耀者，有幽暗者，有精純者，有夾雜者。萬物殺命於其間，宜其昏明美惡不能齊矣。人心之神一也，神有昏明，生於氣之清濁。其美惡生於氣之邪正，昏明者智，愚之分也。美惡者賢不肖之等也。清與美二者，或得一而不相兼，或兼之矣。而氣之強弱，又異得氣之弱者，雖清且美，其所至又或限之。此三者，其智仁勇之謂乎。

榕村全集

卷之二

五

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然以知覺爲仁，則不可。朱子曰：知覺乃智之事，愚謂知覺固不可以言仁，亦不可以言智。蓋知覺者心耳，仁義禮智乃心中之理。其知覺之動於惻隱者，仁也；動於羞惡者，義也；動於辭遜者，禮也；動於是非者，智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人欲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皆不能無者，非惡也。徇而流焉，則惡矣。故曰：危，所以謂之人者，以其生於耳目口鼻，是形氣之私也。然而恭從明聰，亦不外於耳目口鼻，而不謂之人何。

也曰夫恭從明聰者豈有資於物而以爲耳目口鼻之利哉無所爲而爲者天也

或問性善之驗曰子見夫殘賊頑暴之人乎萌甲折流漸絕矣苟非其身之事則是非好惡未嘗不與入同此性善之驗也前于此者形軀牿之耳或曰歐陽子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孟子程朱之辨性也已詳曰聖人舍性烏乎教中庸言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則是本性爲教也聖人舍性烏乎教必也異端乎謂性命與日用爲二物於是乎有離

榕村全集

卷之二

六

教之性離性之教矣聖人則兼盡萬物至與天地參焉而非意之也性也明性善者王佐也苟卿以下其霸臣之材與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子曰慎思子夏曰近思合此數者則於思之義盡矣思者入學之門窮理之資也然而歸於身心切近之爲貴若放意於高遠而馳神於渺冥務外以役其心玩物而喪其志此所謂出位之思也欲以作聖豈不遠而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致知之事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力行之事敬也者無往而不在者也志也者無時而不存者也立志者植其根也主敬者培壅之謂也致知力行者謹察焉以去其螟螣稂莠之害也立志本矣主敬其要焉

致良知之說謂誠意謹獨卽所以致其知也愚以爲不然人之稟有高下其習有淺深雖是非之心人固有之其應念而隨覺者幾希卽其微有覺焉而未親切之見遠大之識亦終無以發其慚忸之

榕村全集

卷之二

十七

心而決其勇往之力故必窮理致思講明開悟然後俛焉日有孳孳而不能自己也蓋程朱所謂窮理云者非逐事物而忘身心之理也心卽理之心理卽心之理合一之道也又非今日知之明日行之之謂也知愈真而行愈力行愈篤而知愈至並進之功也亦何其擇焉不精而遽翩然反之

或曰草木瓦石亦有良知乎陽明子曰人之良知卽草木瓦石之良知也蓋天地萬物與人本乎一體也愚以爲陽明之言似矣而未暢其說夫草木瓦

石亦自有良知耳。不資於人也。然氣不清。神不靈。則良知亦爲之蔽塞。要其不容泯滅者。未嘗無也。是以至誠至於貫金石。中孚可以格豚魚。良知之一體而感通者如此。

道家之要。曰精曰氣曰神。釋氏之要。曰戒曰定曰慧。二氏之旨。有相同者。蓋所謂養精卽戒也。所謂養氣卽定也。所謂養神卽慧也。其所以不同者。道家雖言神。而所重者氣。假神以練氣。養性以延命者也。釋氏雖言氣。而所貴者神。離形而存神。明心而

榕村全集

卷之二

六

見性者也。道家言性。吾所謂神。道家言命。吾所謂氣。釋氏言心。吾所謂意。釋氏言性。吾所謂心。二氏所謂心性命者如此。儒者之教。正其心。未嘗不知有心也。誠其意。未嘗不知有意也。養其氣。未嘗不知有氣也。然其所以一而貫之者。理也。理卽性。性卽命。吾儒所謂心性命者如此。

幽明之道有諸。曰。吾嘗觀幽明于晝夜矣。吾嘗觀晝夜于形影矣。夜者晝之影也。幽者明之影也。有形則有影。有晝則有夜。有明則有幽。或曰。有不經思

爲而夢見之者謂之晝之影其可乎曰夢有習焉
有緣焉有幾焉習者未忘者也緣者相因者也幾
一者將動者也皆所謂影也觀於此而知鬼神之情
狀矣

造化之初水火而已土者水之濁氣石者火之濁氣
是以水生於土而火潛於石也水滋土而木生焉
火鑠石而金生焉木金者燥濕之餘氣也餘斯滯
滯斯窒惟其化之無窮猶足以見生生之妙故曰
木生火金生水若夫水火之精氣則豈因木金而

榕村全集

卷之二

十九

一有哉

濁氣謂水火之渣滓煨燼
餘氣謂土之浮華精實

一 水土陽也生氣也故萬物遇之則生火金陰也殺
氣也故萬物遇之則死然水土之性緩則反爲柔
金火之性猛則反爲剛矣

一 水氣生爲雲降爲雨凝爲雪土氣生爲霧降爲露凝
爲霜火氣徐爲風疾爲電激爲雷此三者精氣也
故上交於天變化而成象焉木金餘氣則不能吐
納以助造化之功

一 鱗分在水爲陰羽毛在陸爲陽鱗陰中陽也故於水

爲飛介。陰中陰也。故於水爲伏。毛陽中陰也。故於陸爲伏。羽陽中陽也。故於陸爲飛。鱗爲少陽。羽爲太陽。毛爲少陰。介爲太陰。少陽爲木。太陽爲火。少陰爲金。大陰爲水。

腎主精心。主神。肝主血。肺主氣。脾主肉。精神者受命之原也。血者精之餘。猶水之餘爲木。氣者神之餘。猶火之餘爲金。元氣餘氣猶精粗之謂也。星者日之餘。辰者月之餘。

精血水也。神氣火也。精血下行。故肝腎居下。水潤下。榕村全集 卷之二 二

也。神氣上升。故心肺居上。火炎上也。脾屬土。故居中。

形者氣之凝也。氣者形之主也。神者氣之靈也。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實三才之道也。

洪範五事。貌屬精。屬水。言屬氣。屬火。視屬魂。屬木。聽屬魄。屬金。思屬神。屬土。人之生也。精與氣合。精太陰也。氣太陽也。氣之微者爲魂。少陽也。精之微者爲魄。少陰也。神則陰陽之會。精氣之主。魂魄之靈也。貌者精之凝。言者氣之發。視者魂之散。聽者魄

之藏思者神之用。

恭作肅。水德也。其爲用也靜。從作乂。火德也。其爲用也動。明作哲。木德也。其爲用也動而靜。聰作謀。金德也。其爲用也靜而動。睿作聖。土德也。其爲用也貫動靜而無不通。是五者語其體則由外以及內。語其用則由淺以及深。語其序則亦有先後之別矣。五事以敬用而恭作肅。可見恭之爲先也。雖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而先立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思其爲五事之主也夫。

榕村全集

卷之二

三

作肅作謀靜而常覺也。作哲作乂動而常止也。常覺者陰中之陽也。常止者陽中之陰也。無陽則陰滯無陰則陽散。陰中有陽陰不滯矣。陽中有陰陽不散矣。不滯故靜無昏墮也。不散故動無放逸也。察互根之機。盡變理之道者。踐形之方也。

五行之序。水火木金土氣以微者爲先也。五聲之序。土金木火水聲以盛者爲主也。至於運行之次。則四時之氣以土居中而木火金水皆得循環以相禪。五音之氣以土居先而火金木水亦得相禪。

日月相推止於十二月而又半之爲二十四氣聲律相和止於十二管而又半之爲二十四均此數之正也然而十二月之餘則有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以成其歲十二律之外則有變律六均以足其調蓋歲之閏生於日盈而月闕律之變生於陽滿而陰虧也不獨律也聲亦象之是故五歲之中有再閏則時定而歲成矣五聲之中有二變則聲和而氣應矣蓋次三次五之歲則節氣之相距必隔越榕村全集

卷之二

三

一月而嫌於不相及次三次五之聲則律調之相違亦必隔越一月而嫌於不相及也故有變聲則音律和諧有閏月則氣朔停調

邵子所謂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其旨頗與濂溪異濂溪以徹始徹終言無極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此其學所以主於理康節以方動未動者言無極所謂動靜之交三才之妙也此其學所以主於數

邵子曰天地之交什之三蓋天地之數十陽得其五

陰得其五。故春秋分之日。晝夜均平。冬至則夜居其六。晝居其四。陰侵陽也。夏至則晝居其六。夜居其四。陽侵陰也。然夏至之晝。猶不止於六分。兼其晨昏可辨之色。庶幾乎十之七矣。以一歲言之。啓蟄于正月。閉蟄于九月。其不生物者。冬之三月而已。以一元論之。開物于寅。閉物于戌。其不生物者。亥子丑三會而已。若是者。皆生物者七。不生物者三。其七者用數也。其三者交數也。故曰天地之交十之二。蓋天地以生物爲心。造化以尊陽爲義。故陽數多。陰數少。用數七。交數三也。

榕村全書

卷之二

三

文中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卦主時。爻主位。時有消息。所以起事也。位有當否。所以趨時也。然就所趨之中。又各有六爻之時焉。所以趨時之具。則位也。德也。應也。權衡于數者之間。吉凶悔吝。亦焉廋哉。

大道無爲。又曰天行健。君道亦無爲。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兢兢業業者。居敬也。無爲者。行簡也。

上以畏天命。下以顧民瘁。故所居不得不敬也。存人而不任法。以道而不以術。故所行不得不簡也。當敬而不敬。是謂怠荒。當簡而不簡。是謂叢脞。

天地交則泰。上下交則治。天地不通。則閉塞而成冬矣。君與臣民之情闊絕。則天下無邦矣。是故堯之舍己從人。舜之好問好察。禹之懸鐸懸鞀。周公之握髮吐哺。皆所以求交也。天之氣貫乎地之中。君之心周乎人民之內。上帝甚神。周之所以衰也。閔中遠遠。賢人之所以歎也。

榕村全集

卷之二

三

泰之三。於泰方半也。而曰平且陂矣。往且復矣。不勝其憂懼之心。否之四。於否方半也。而曰有命矣。離祉矣。不勝其喜幸之意。所以然者。蓋循環者理也。先見者幾也。聖人明理而知幾。故喜人之所憂。憂人之所喜。喜人之所憂。則有迂休之道。憂人之所喜。則有防患之謀。

當失意而戚戚者。由於得志而喜也。處貧賤而隕穫者。由於富貴而驕也。臨患難而震喪者。由於安逸而樂也。故得志而不喜。則失意而不憂矣。富貴而

不驕則貧賤而不沮矣。安逸而不樂則患難而不懼矣。當逆境之至而用其力也難。當其處順而爲之地也易。故圖難於其易則立身也豫。

滿招損謙受益。禹益豈以退舍左次爲謙哉。蓋自武功之競未有不驕且滿者。雖以大舜之聖其臣猶且不敢窮武以抑驕滿之心。此禹益言外意也。故欲釋三苗以爲外懼而重舜之修德。桓公會葵而驕。晉襄歸穀而淫。霸業所以墜也。武帝克匈奴而悔。太宗擒頡利而懼。漢六世之祚所以康也。江左平

搭

刊全集

卷之二

五

而羊車肆。朱梁滅而伶官盛。二君之禍皆不旋踵是故。豈獨祖宗之功不可恃。身之功亦不可恃也。恃身之功而始於治。卒于亂。唐之開元天寶是也。田出地奮所以作樂。風行地上。以陳詩省方觀民節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之事也。風雷在天地間。皆以聲聞。而詩與樂所以取異者。詩也者。民感上之化以有言。而言又足以感人。如物感天地之氣以有聲。而聲又足以動物也。有和風有凄風。有厲風。物之感以成聲。亦以類異。故詩

有十五國風焉。盛衰之變異。哀樂之音殊。若雷則發者無不和也。感者無不動也。故作樂象之。

人君之喜怒。如秋之爲斂。春之爲舒。人君之誅賞。如霜雪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潤。是故偏於春則氣拘矣。偏於秋則氣促矣。雨露不降。則禾苗不滋矣。霜雪不殺。則蟄蟲不伏矣。周之衰也。刑政不綱。故春秋于桓之世。多不書秋冬。所以譏天子也。哀公問。春秋書隕霜不殺。李梅冬實。而孔子曰。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于君子乎。所以刺諸侯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遘沮。君子如祉。亂庶遘已。使怒不足以爲威。則喜不足以爲福矣。傳曰。稂莠不死。嘉穀不生。使罰不行于奸貪。則德不加于善類矣。

榕村全集

卷之二

二六

天之於君。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其喜其怒。莫非教也。善承之則皆爲福。不善承之則皆爲禍。太戊盤庚。武丁殷之賢聖之宗也。宣王周之中興之主也。太戊則有桑穀之異。武丁則有雉雊之異。盤庚則有河水之患。宣王則有旱魃之災。彼四君者。以憂懼修德而回天。故災轉爲祥。若無回天之道。烏知其

不終於災乎。

程子知之之學。始於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其原則出於唐虞。惟精惟一之命。其說則備乎孔門博文約禮之教。其後孟子知道者也。故曰盡心知性。所以知天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其後董子知道者也。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然則知行之說。不自程朱始也。今爲知行合一之說者曰。知之精切卽行也。行之著察卽知也。夫知之精切卽行。是朱子所謂知愈真則行愈力也。行之著察卽知。是朱子所謂行愈篤則知愈至也。然則朱子之所謂知行者。初未嘗離而二之也。雖未嘗離而二之。而終不得混而一之。此朱子之教。所以爲不偏而無弊也。至於靜而常覺。動而常止。亦朱子所已言。而竊其說者。以爲靜卽動。動卽靜。道體不已。體道亦不已。亦朱子所已言。而竊其說者。以爲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本體矣。始於混同而終於超躐。各爲當前識取。當下用力而實乃兩失之。甚乃借異

端之學以自神妙而攻駁聖賢之教就令速成所
謂詭遇而獲禽君子弗爲也就令有得所謂萬稗
之有秋君子弗貴也



此在九章子集卷五

精銳既而獲禽君子弗爲也就令有得所謂萬稗

之有秋君子弗貴也

